

□情感絮语

□王保银(辉县市)

二十岁那年去异乡

20岁那年,我孑然一身去远方,那是一处紧邻黄河东岸的地方,我要去那里找一个吴姓的骨科医生医治我的腿疾。

20岁的小伙子,全身的发育生长已经完成,骨骼肌肉也已成形,可恼人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却对我构成了严重的伤害,而更可悲的是我天性强,苛求完美,青春的叛逆使我敏感执拗。

这种该死的积怨时常像烈性炸药般一触即爆,又像漫卷而来的风暴掀起心头的狂飙巨澜,而风暴过处又难以平息。郁闷、焦虑、愤懑、苦愁、伤痛淤积在胸,让人揪心扯肺、似箭穿心般地痛苦难抑。

此刻吴医生的出现无疑是投入我黑暗深处的一道亮光,这亮光如雨幕中的一道闪电一下子穿透了我幽暗悲戚的内心。

我觉得我生命中的贵人出现了,心头禁不住阵阵暗喜。我希望命运由此逆转,人生发生改变,前景光明灿烂。我急切地想见到我人生中的贵人。

我满怀希望,乘客车、坐火车、上轮渡。一路向西,再向西,两天三夜,晓行夜宿,舟车劳顿,终于来到我企盼已久的卫生院时,才得知,吴医生的拿手绝活是针对腿脚骨畸形患者施行器械手术,而我的腿脚骨根本没有畸形。这显然有些出乎意料,他看出了我的失落,我也看出了他的无奈。

那时正是正月十五的前夜。我从那家卫生院出来,孤身步入异乡的街道,仰望天空,并不清朗的一轮满月,像病人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投射下苍凉

灰淡的清冷之光。

一定是受了某种感染,一股浓重的苍凉忧伤泛上心间,如潮般漫卷。

我不由想起了这次悲壮的远行,原是为了拯救一桩婚姻,奢望着他能妙手回春、手到病除,医好我这恼人的腿病,和可心的人喜结良缘。

我再次见到吴医生,吴医生说:“你差不多就是个好人(正常人),没啥大病,能跑能跳的,那怕啥?”

我说:“不管怎样,你就只管死马当活马医吧。”

“你让我怎么给你治?”

我一时接不上话。

他只好说:“好吧,想试试也中,可丑话说在前头,治不好可不能埋怨啥。”我说:“我谁也不怨,要怨只怨我的命。”

“那也只能采取康复训练治疗。”他强调说。

我说:“中。”

我很信吴医生的话。我现在得承认,那时腿病让我很痛苦,我想治好它胜过我的命。

我和吴医生建立了很好的医患关系,对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

吴医生说:“你先去做个5斤的沙袋子,绑腿上,每天坚持徒步5公里。”

我照做不误。

吴医生说:“医院里有铁环,你练掷铁环吧,锻炼一下上肌。”

我说:“中。”

吴医生说:“你做俯卧撑吧,练练腿部臂力。”

我说:“中。”

吴医生说你练练蹲步。

我照做不误。

吴医生说你尝试一下用患肢单跳。

我说:“中。”

吴医生说你要坚持踢腿、勾腿。

我照做不误。

在那个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春日里,就见一个残缺少年,腿上绑了沙袋,手里拿了铁环,或走、或跑、或踢、或跳,时不时出现在异乡的街道上,荒僻的野径上,田间的沟渠里,古老的戏台旁,还有激流波涛的黄河沿儿。

我记住了吴医生的话,不能停下来。满脑子想得都是练练练、走走走,腿脚快快好起来。

走着、跑着,我一下子激动兴奋起来,我解下了沉重的沙袋,一阵轻松愉悦,顷刻间健步如飞,禁不住心荡神跃,在旷野间嘶喊:我好了,腿好了——

可是……可是……

一切总归只是一场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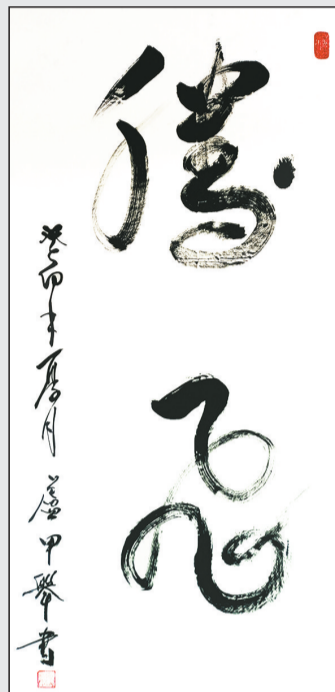
我在遥远偏僻的异乡,一气儿呆了42天。在那里我留下了青春歪斜的脚印,洒下了忧伤的眼泪。那总归是一段不堪回首又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在那里寄放了我青春的狂想和幻梦,更有我青春的觉醒和沉思。

在那里虽然没有得到我想得到的,但让我弄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你竭尽全力想要改变现状而又回天无力时,那你一定要正视现状、承认现实,并勇敢坚强地面对人生,客观理性地思考人生,也一定能创造人生、改变人生、成全人生。

□书画园地

腾飞

卢甲举 作品



□诗词采撷

中秋节的月亮

□朱文华(南阳市)

中秋节的月亮
像太极图
明净而神秘地 滚动出
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还有一
行行不规则的印痕
于是 人们将月饼
高举成雕塑
虔诚地看嫦娥与吴刚团聚

城市里的移民
当月饼、水果和美酒
写成一脸幸福或 思念
月亮却暗淡到没有
灯光霓虹人海车流酒吧歌舞……
而山村清冷的影子 河流
闪着中秋节的月光流进思念的
血脉 永久

尤其 那孤单的相思
旋起渴望的风
让精神与灵魂 碰撞
月光如河
在茫然的眸子里涌流
写在脸上的
是灼伤心灵的风景

无论亲人还是朋友
只要中秋节的月亮在心里
永远不缺
便是最好的祝福

为文明新乡点赞

灿秋

陈云飞 摄于新乡学院



高耸入云

赵建喜摄于丰华街

用手机记录生活,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将眼前的风景定格。爱家乡,更爱镜头里的新乡,为文明新乡点赞。

来稿要求:展现新乡城市美景、宜居环境、风光地标、美丽生态等方面,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

投稿邮箱:pywbmywy@126.com

